

狂人的越境之旅

——从周树人与“狂人”相遇到他的《狂人日记》

张海燕

(甘肃省税务干部学校 甘肃天水 741000)

【摘要】《狂人日记》是鲁迅先生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被誉为鲁迅在经历沉默和思索后的第一声呐喊，将他对封建礼教“吃人”社会愤怒、不满、焦虑、抵触的心理和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这部作品深刻地反映了作者对于中国历史的思考以及他对于现实社会的深刻理解，作品是彻底的反封建“宣战书”，也成了奠定鲁迅后续作品创作的基石。本文对于鲁迅的《狂人日记》进行剖析，研究作品的创作背景，探究狂人内心的越境之旅，以便更透彻的理解和把握这部作品的中心思想，更好的理解作品描述的时代背景。

【关键词】 鲁迅；《狂人日记》；越境；封建礼教；“吃人”

DOI: 10.18686/jyfzyj.v3i2.35321

作品的创作是时代的印记，体现的是时代的文化和历史，也能够反映作品所描述时代的人的思想和认识。我们对于很多优秀作品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研究作品的文学价值和艺术创作价值，更在于对不同作品所处的不同年代社会文化、思潮等进行分析和探究，为更好地把握人类文化和思想发展，研究人类的思想和文化发展史提供依据。而《狂人日记》就是新文化运动背景下产生的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其内涵和价值只有在对作品进行深入品读和解析的情况下，才能够有效实现。

1 《狂人日记》创作背景

在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背景下，鲁迅等一批先进的中国青年受到鼓舞，他们积极写文章，办杂志，意在唤醒国人，由此拉开了我国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大幕。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榨，很多国人内心对封建制度早就产生了动摇的心理，而鲁迅作为新一代青年的代表，站在了反帝反封建的先锋队列，用他们的文化和笔触来宣扬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等，对几千年来封建礼教中的腐朽的旧文化、旧制度进行强烈抨击。

1917年8月，鲁迅受《新青年》杂志邀约，在第二年四月完成《狂人日记》的创作，这一作品是鲁迅在阅读了百余篇国外文学经典后创作出来的，作品的情感和思想都是比较强烈的，他通过塑造一个患有被害恐惧症的狂人形象，用狂人异常的思想 and 行为举动、语言等来表达其在当时的社会生活环境中受到的迫害，而这个狂人却被认为是“有病”的。作品更多的是以狂人内心的自述来表现当时社会的黑暗，将人吃人的残酷社会面貌刻画得栩栩如生，揭露了封建社会的本质。实际上，作品中鲁迅塑造的狂人，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鲁迅用比较夸张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几近疯狂的人物形象，深深地触动了当时社会的人，让读者陷入思考。

2 《狂人日记》概述

这部作品一共包含四十多个小节，内容表达都比较简洁，没有比较晦涩难懂的语言表达，主体内容就是一个患了“精神病”的小伙子写的日记。

所以，作品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描述一个被害恐惧症患者的内心真实活动，通过描述狂人的真实感受以及内心的幻觉，以自述的形式来呈现，揭示家族制社会以及封建礼教的弊端。

在作品中，狂人是封建士大夫家庭的成员之一，他受到了封建制度以及礼教的深刻影响和戕害，所以对他所在的社会产生了深深地恐惧心理。在他眼中，自己所处的社会就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导致他在半夜查看历史书籍的时候，也会产生幻象，他看到书本上写的都是“吃人”两个字。他对这样的社会十分不满，并勇于对这样的社会提出挑战，认为“吃人”的人是不被社会所接纳的，并希望能够有人觉醒，救救那些还没有“吃人”的孩子们，不要让他们也被迫成为“吃人”或者是“被人吃”的角色。这里表达了作者强烈的反封建愿望。

作品创作于1918年，是鲁迅先生的第一部白话文小说，这是鲁迅先生在长期的反帝反封建观察中，发出的第一声有力的呐喊，那就是封建礼教“吃人”。

在鲁迅先生后来的访谈中，他认为自己的这部作品在激励青年读者方面有比较强的冲击性，是“文化革命”的实实在在的、有力的成果。

3 《狂人日记》中的“我”的解读

相对于鲁迅其他的作品中“我”的形象和所指来说，《狂人日记》中“我”的内涵更加丰富，而且不只是为了表现“我”内心真实的或者是异于常人的想法。在作品中，“我”可以说是这个时代中人所有思想意识的承载者，但又不是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我”是有着狂人的疯狂思想和清醒意识的统一体。这样的人物形象是比较复杂的、异常的，所以被称为“狂人”。在作品中，“我”就是一个有被害妄想症的精神病患者，所以在言行举止以及思维逻辑等方向，都符合狂人的特征，和这个社会正常的人存在明显的不同；而与此同时，“我”的“疯言疯语”中，又体现了深刻的哲理，反映的也是真实的社会情况，或者“我”所表达的思想 and 意识也是潜藏在一部分人内心深处的想法，只是因为“我”是狂人，所以“我”可以肆意的表达这种想法。在“我”的话语中，

揭露的是封建礼教“吃人”的真实场景，并不是主观臆想的事实，“我”表达了对推翻这种“吃人”的社会制度的强烈愿望和呼唤。

而受到封建礼教深深地同化和影响，在当时的世人看来，“我”的这些话是反动的，是疯狂的，所以，“我”被大家当成是精神病，是疯子，被大家关起来，可见封建礼教对于大家的思想侵蚀至深，“我”一个人在疯狂地呐喊，但是没有人会在意，还被大多数接受了这种制度和礼教文化的人当成异类，足见封建礼教对于人的侵蚀已经到了完全控制人思想和行为的地步。

在小说的结尾，有这样的一句话：“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鲁迅此处冠以“我”有“四千年履历”，并把“真的人”与“我”相对，暗示着“我”并非具体存在的人而是一种艺术设置，当然，“我”只能是人，只有人才能承载某种人的意识，但在《狂人日记》中，这个人又不会是真实的具体的“迫害狂”病人，鲁迅作为艺术家不会像医生和心理研究者那样，去记录描述一个病患者的症状。

作者之所以要在作品中制造一个疯狂的“我”，也是因为现实中，这种人是不存在的，或者是可能存在过，但是被当成异类消灭了。所以，作者给他加上一个精神病的代号，这样一切就显得合理多了。而且以“我”的视角，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带领读者进入一个狂人的内心世界，能够激发读者强烈的自我意识，似乎在每一位读者看来，“我”就是自己，带入感比较强，读者被带入到这种疯狂的情绪和表达中，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到狂人真实的内心想法，也能够在其中感受到，狂人并不是疯了，也不是有精神病，他比任何人都清醒，所以他能够说出那样的话，他能够在众人皆醉的社会保持清醒，甚至来提醒那些被封建礼教控制的人们，快快觉醒过来，避免让更多的人被封建礼教所戕害。

4 周树人与狂人相遇到《狂人日记》

在鲁迅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知道自己的反帝反封建思想一旦提出来，就是和传承了几千年的封建文明相

对抗，这种对抗必然是激烈的，可能是头破血流的，所以，他要做的，首先是唤醒人们内心对这种制度的抵制和反抗心理。相对于直接地表达自己对封建礼教的不满和愤怒，不如设计这样一个狂人的角色，让大家能够接受，原来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所以他的这些思想、行为等都是可以理解的，不至于一开始就被读者抵触。而读者在进行阅读的过程中，会一步步被带入其中，仿佛自己就是这个狂人，读者可以从阅读中感受到狂人的绝望、呐喊，体会到他的恐惧、愤怒、怨恨，甚至想要和狂人一起，来进行呼唤，从中获得解脱，真正从这样一个黑暗的社会中越境而出，获得新生。这样的处理足见鲁迅先生在艺术创作中的造诣，真正从当时的社会背景、人们的思想观念等角度出发，虚构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形象，让读者可以接受，并从接受到认可。这样一个过程中，读者对于狂人甚至会产生深深地同情，产生和狂人一样的情绪体验，这就是作品的“呐喊”作用，作品可以呼唤起读者内心的反帝反封建思想，作为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呐喊之声，打响革命的第一枪。

鲁迅先生在进行《狂人日记》的作品创作前，阅读的国外相关文学作品有百余部，对于作品的构思和设计都花费了很多的心血，这部《狂人日记》不管是从命题，还是从结构和内容的设计上都巧具匠心。通过狂人的内心自述，让情感表达更为流畅和自然。对于封建礼教进行抨击，反帝反封建思潮地掀起，一部《狂人日记》就能够唤醒社会群体对社会制度的深思，为相关的新文化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等奠定思想根基。

5 结语

《狂人日记》这部经典的对抗封建礼教的作品，有其自身的创作背景，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第一声呐喊，通过对作品的深刻解读，可以更好地理解作品中创造的狂人形象，让世人警醒。

作者简介：张海燕（1983.11—），女，甘肃天水人，讲师，研究方向：语言类和文学类。

【参考文献】

- [1] 李冬木. “狂人”的越境之旅——从周树人与“狂人”相遇到他的《狂人日记》[J]. 文学评论, 2020(5): 58-74.
- [2] 周慧梅. 鲁迅与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社会生活史的视角[J].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0, 42(5): 23-36.
- [3] 姜异新. “百来篇外国作品”寻绎(下)——留日生周树人文学阅读视域下的“文之觉”[J]. 鲁迅研究月刊, 2020(2): 4-24.
- [4] 姜异新. 浸润于暗夜而来——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之于《狂人日记》[J]. 东岳论丛, 2018, 39(11): 139-146.
- [5] 李冬木. 狂人之诞生——明治时代的“狂人”言说与鲁迅的《狂人日记》[J]. 文学评论, 2018(5): 29-42.
- [6] 郭宇. 明确性、反讽性与可逆性——《狂人日记》与《火车上的食人族》中不可靠叙述之比较[J]. 社科纵横, 2017, 32(6): 116-119.
- [7] 吴珊珊. 文学人物的变迁：从“疯子”到“傻子”——从《狂人日记》到《南方》[J].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1): 74-77.
- [8] 王增宝. “《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兼论晚清民初中国小说“美学”观念的发生[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5): 62-67.
- [9] 宋剑华. “病孩子”“熊孩子”与“好孩子”——也谈鲁迅笔下儿童形象与其启蒙思想的内在关联性[J]. 鲁迅研究月刊, 2019(7): 4-12.